

第二部分 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	2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景山学校	3
一、大肆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3
二、奴化教育大肆泛滥崇洋思想，全盘西化，毒害师生无孔不入	8
三、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12
结束语	18
“和平演变”后的“八·一”学校	18
“八·一”学校的光劳历史	18
“和平演变”后的“八·一”学校	19
一、领导权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	20
二、贩卖苏修黑货	20
三、排斥工农子女	21
四、大搞特殊化	21
五、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	22
六、鼓吹白专道路，追求“四个第一”	23
七、宣扬活命哲学	24
八、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恶果	25
结束语	26
看，刘少奇的黑手，是怎样拉着育英小学“和平演变”的？	26
十一学校调查报告	36
培养精神贵族的“乐园”	36
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37

这种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产生的严重恶果	38
芳草地小学调查报告	39
一、修正主义的建校方针	39
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41
三、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在芳草地小学恶果	42

第二部分 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

十六条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编者按：十七年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教育阵地的领导权，他们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极力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教育阵地变成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

特别是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在刘邓及其爪牙的把持和操纵下，成了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试验田”，成了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反革命组织联动就是这种旧教育制度产生的恶果。

为了彻底铲除联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我们遵循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对干部子女学校作了一些初步的调查。这里整理了有关八一学校，育英小学，十一学校等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力地揭露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恶，强烈地控诉了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腐蚀害青少年一代的滔天罪行。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把学校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景山学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腐蚀青少年，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景山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床。

一、大肆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在“修养”（一九三七年版）中说：“学习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也说：“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现在不抓。老专家死了，就要受到一些损失。”景山学校以陆定一、童大林为首的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下推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学领域里大搞复古崇洋，大肆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毒害青少年，把教学领域变成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

触目惊心的语文教学：

语文课是学校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重要战场。六年来童大林操纵了语文教学，一手把古文大量搬入课堂，一手抓住三十年代文艺，大肆向青年灌输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

一九六二年，童大林之流打着：“提高语文水平”的旗号叫嚷：“接受传统教材，大量熟读古文”“初中要过古文关。”一时大批古文铺天盖地向广大师生压过来。

在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在教师的带领下，摇头晃脑地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后，随着年级的增长，古文数量越来越重，到六年级就要学完《桃花源记》等六十多篇古代寓言和短文，一百多首《游子吟》之类的古诗，还有那本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被反革命急先锋吴晗誉为“儿童启蒙的必读的《三字经》”；中学则要熟读，背诵大量的《古文观止》；高中毕业要求读一百首，还要念《史记选》《三国志》《资治通鉴》……名目繁多，举不胜举。为了学古文，学校不惜国家资金，先后购买《古文观止》五百多套，《左传故事选译》《春秋故事》等古典文学三四千册。

毛主席说：“**对古代文化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但是童大林等借口“先入为主”趁着年青记忆力好，多背些古文，以后再批判，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例如六一年最先试验古文的现在高三年级，共学了一百多篇的古文，一百多首古诗古词，但是没有批判过一篇古文，一首古诗古词，而是从思想到文学都“兼收并蓄。”

童大林还叫嚷：“要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干脆复古。”让教师“咬文嚼字”地教，同学滚瓜烂熟的背，学校还特地请来过去教过私塾的老先生教课。老先生唱古诗时抑扬顿挫，忽高忽低，神气活现。同学们跟着象念经一样，哼哼唧唧，又背又唱，简直和旧社会的私塾一模一样。

为了配合教古文，童大林从社会上请来了许多反动学术“权威”来校讲课。如早在一九五四年就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红楼梦研究》作者俞平伯、被鲁迅斥为“生长在旧道德和新的不道德”中国封建余孽魏建功，以及吕叔湘、叶圣陶等被学校尊为“专家”“大师”请上讲台，向师生大肆兜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黑货。

为了更好地更顺利地向同学灌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学校大搞物质刺激。每学期末都给古文学得好的人发奖品。六一年为了敲响大学古文的开台锣鼓，举行了一次背诵古文的比赛会，把线装的《四书》奖给背诵古文的优胜者。

几年来，童大林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完全控制了景山学校的教学，对革命师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充满了腐朽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的文言文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读了《赤壁赋》有人夜里去北海划船，对月抒情；读了《秋声赋》有人哀叹自己“不得志”，变得暮气沉沉，闷闷不乐，读了《滕王阁诗》竟有的师生称兄道弟，饮茶赋诗；读了《陈情表》有人说：“如果毕业时把我分配到外地，我就要写张《新陈情表》说祖母有病，要尽苦心，组织上也不能不照顾我”；读了《苏秦》《边横说秦》有人哀叹，莫不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要发奋读书，猛攻尖端；有的说“即使我将来成不了科学家，只要说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就一辈子知足了。”甚至有人学苏秦“头悬梁锥刺骨”，发明了三条腿的凳子；还有人用圆规刺自己的腿，刺激神经……有的同学苦读《三国演义》至深夜。第二天上课时迷迷糊糊，还想着“走麦城”“甘露寺”，整天想当诸葛亮，赵云，只恨自己生得太晚，不能披甲戴盔，走马斩将……。

这就是童大林所宣扬的“学习古文无害论”!!!

童大林曾毫不掩饰地说：“教古文有什么了不起，顶多牺牲两千个孩子。”好一付狰狞的面孔，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嘴脸！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童大林在景山学校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六年间革命师生牢记毛主席教导，进行了坚决斗争。63年初二同学反对学习古文的斗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同学们说“我们批判能力不够，学那么多古书容易中毒。”“将来我们要和工农相结合，学这么多古文对工人、农民、对工农业生产有什么用？”他们学了毛主席的“对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的教导认识到大学古文只能使学生中毒，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坚决不背古文，以实际行动对学古文进行抵制和反抗。

尤其令人愤怒的是童大林还在古文教学上大搞反革命活动。借古诵今，疯狂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积极配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一九五九年，反共老手吴晗狂热歌颂海瑞的“刚直不阿”“反抗精神”。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二月，景山党校的语文书上就出现了吴晗的《海瑞的故事》《海瑞传》为三家村干将呐喊助威。

童大林在一次语文教师会上还十分恶毒地说：“吕祖兼善于写翻案文章”。“学生读了可以活跃思想”“要让学生学会写翻案文章。”这不是直接配合邓拓、吴晗，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又是什么？

从一九五九年起，旧中宣部阎王陆定一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子，猖狂攻击毛主席。他特别卖力宣传“魏征精神”以古喻今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公开提倡搞“反对派”。他用心恶毒地说：“唐太宗有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作对立面。”六二年底，童大林遵照陆定一的命令，在党校免费分发由陆亲自决定出版《魏征传》，让老师辅导初三古文尖子阅读。这分明是含沙射影要党中央接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和邓拓骂我们党“主观武断”“一意孤行”完全是一个腔调！

翻翻景山学校的语文教材，毒草丛生，毒液四射，有赞颂叛徒哲学的《教任安书》，有拼命鼓吹施“仁政”的《宋太宗十思疏》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的《关汉卿》，有宣传“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受到陆定一极口赞赏的《五人墓碑记》，有鸣冤叫屈的《窦娥冤》……借教古文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这就是童大林等人的鬼蜮伎俩。

泛滥三十年代文艺，毒害青少年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童大林却发明了一套“三家半”的反动理论。他胡说什么在语言方面“朱自清一家，鲁迅一家，毛主席一家，赵树理还没定型，

只能算半家。”他阴险地把我们最伟大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与资产阶级文学家朱自清并列，并把毛主席排在最后，这是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的极大污蔑！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儿童现代文学》出笼了。此书共收集文章 50 篇，前面 33 篇是朱自清、巴金、夏衍、赵树理的作品。毛主席著作只有八篇，被排在最后，而且其中的《愚公移山》被砍掉了三分之二，真是胆大包天，凶恶到极点！

请看他们在《儿童现代文学》中贩卖了什么货色。什么记述演染士大夫放荡享乐生活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啦，什么满篇是旧知识分子逃避现实政治生活的《荷塘月色》啦，还有大毒草评书《连升三级》《程咬金出狱》，总之是一批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作品。内容极其反动糜烂，这就是童大林心目中的“散文经典”“永恒范文”，把如此淫秽的东西给小学生整天去熟读背诵模仿。这就是童大林标榜的对儿童“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他们成长”的内幕，这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了引起学语文的积极性，学校大搞物质刺激。组织背诵比赛，让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大背资产阶级杂家的作品。把那本恶毒攻击毛主席，汇集着许多反动学术权威作品的《儿童现代文学》奖给学生。

朱自清的散文严重摧残着同学们的思想。学了《春》，有人写道：“我迎着迷蒙细雨；站在北海琼华岛上，背依白塔，纵览着满园春色”。纯粹是一派资产阶级情调。学了《匆匆》有人才三年级就产生了空虚、惆怅的感情，叹息光阴似箭，天天忧心忡忡；学了《背影》有的同学说：“我真替朱自清难过，何年我自己也不能与父亲见面了”。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学了《荷塘月色》，有人写道：“在今天的社会上热闹是你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多少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就这样一天天走向消沉、颓废，以至反动！最后成了资产阶级接班人。

大量地学习三十年代“老头子”的作品，遭到广大革命师生抵制和反抗，许多教师对大量朱自清的文章极为反感，认为他那些文章情调低沉，感情颓废，不应该向学生讲，要求停教。但童大

林等对老师的这样正当要求却是软硬兼施，百般压制，一方面他们打着“只学习语言文学”幌子；另一方面则用名利作诱饵强迫教师教下去。单大林曾公然对教师说：“教好朱自清的文章，可以当红色朱自清。”对学三十年代文艺，许多同学进行坚决抵制。有的同学就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一个小同学一针见血地说：“《背影》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坚决不学这样的文章。”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唤醒了全校革命师生，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大造阎王殿的反，大造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反，奋起千钧棒把景山学校这个旧中宣部的试验田摧毁砸烂了。

二、奴化教育大肆泛滥崇洋思想，全盘西化，毒害师生无孔不入

童大林之流，除了直接利用课堂教学毒害青少年一代外，还通过种种渠道使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在景山学校到处泛滥。

毛主席说：“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但童大林之流却垂涎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完全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专家脚下。他们胡说什么：“我们的教学都是封建的老一套，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教材。”把资产阶级的作品奉为“圣明”，让学生学什么《维佳、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父亲和儿子》《两个同伴》等修正主义作品，名目繁多，不计其数。

一九六四年童大林竟滥用中宣部的名义动用大批外汇，购买了许多国外教科书。这些书不仅大谈作生意如何赚钱，如何算利润，宣扬成名成家，理论脱离实际，而且充满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有宣扬苏修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宣扬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有吹嘘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长崎广岛掷投的原子弹威力无穷，为美帝的核讹诈效劳的；有宣扬美国垄断资本家“汽车大王”福特是自学和勤劳起家的。

还有赞颂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反共老手罗斯福、蒋介石、尼赫鲁的。书中大肆污蔑中国的政府对人民是冷酷无情的。污蔑和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同志，说什么：“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伙的，共同屠杀波兰人民。”看到这些书，真使人万分愤慨不能容忍！童大林如此狗胆包天，竟敢把这些反动透顶的书籍拿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校中来，恶毒攻击和污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反动至极！童大林还非常赞扬丘吉尔的演说，要老师去读，甚至还想让老师教“圣经”

这些欧美课本的字里行间散布崇洋思想，大力宣扬“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宣扬如何做生意，多得利润，多赚钱等剥削阶级思想，宣扬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学生头脑中，大树特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博士”的形象，大讲特讲他们的发明创造并鼓励学生有雄心壮志向他们学习，有的学生从此沾上了严重的成名成家的思想，“专家”“学者”“教育部长”为了红榜题名，名列前茅，而日夜奋斗，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解放，在学生的头脑中逐渐淡薄。

外语教材全盘西化。

所谓“外语环境”

“外语环境”是童大林之流用来达到“全盘西化”，合法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货的一条渠道。

让我们看这个“外语环境”到底是什么货色？

这个“环境”要求把学校搞得象个“教会学校”，使人有如到了“外国租界地”一样的感觉。

这个“外语环境”要把学校的一切标语甚至于校牌得用外国文字写。

阅览室内要求一切摆设都是外国式的，外国画、外国唱片、外国画报、外语录音机等等，使人一进阅览室就象到了外国一样。甚至于要求不许说中国话。在中国土地上不让说中国话，真是混蛋透顶！

这个“外语环境”要求老师的宿舍和办公室整理得跟外国人的一样，在这个“外国环境”的招牌下，有个教师竟然在房间里挂出了低贱下流的外国女人半裸体像。童大林之流就是在这个外语环境的幌子下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毒害。

小学一年级刚入学起就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规定师生平时见面要说洋话，就连学生做操也得用外语，更有甚者，童大林之流竟给每个学生起一个洋名，叫什么：“卡秋沙”“列娜”“瓦夏”“阿辽沙”……当时许多同学对此教学很不满，气愤的说：“我们堂堂中国人，干吗要起洋名，我们不干！”有的外语老师叫惯了洋名，竟把一些同学原名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外语会”是童大林用来毒害青年的一个得力工具。

每年“六一”，童大林之流都要不惜花费巨款租借剧场，举行大型外语晚会。演出的都是些十八、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臭玩艺儿，什么“灰姑娘”“小红帽”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宣传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的生活方式，宣传“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剥削阶级思想”，宣传“资产阶级调和论”，演的是才子佳人公主王子，流氓阿飞。

而对于一些政治思想内容好的节目，却被童大林之流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禁演。在六三年一些革命师生辛辛苦苦用了很大精力，排演成功的俄语大合唱《斯大林颂》，童大林之流出于反劝本性，禁止上演。反对歌颂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每次晚会，他们都要请一批洋人“光临”，洋人一点头，童大林之流就象哈巴狗得到了主人的一块牛骨头那样，高兴得摇头晃脑，肉

麻地到处吹捧说：“外国专家夸奖咱们的一个外语教师的语言象英国贵妇人似的。”真是可耻到了极点，好一付洋奴才相。

童大林之流除了外语晚会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奴化教育。

六三年办了个什么“外语夏令营”，带着同学游山逛水，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请外国记者来采访，拍电影，参加大型观摩课等等。

总之，童大林之流是从不放过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货色，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来毒害同学。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广大革命师生早已抵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但每次都遭到童大林之流的疯狂镇压。

高中学生从一开始学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作品，就牢骚不断，怒气冲天，要求更换内容，学习毛著、九评、反修文章，援越抗美的公报等。学校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对学生提出的革命倡议百般压制。学生们不顾童大之流的阻挠，冲决了学校的束缚，自己办起了外语报刊，用外文写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有的同学去买毛著外文版来看，对于学生的这一革命行动，童阎王恨之入骨，说什么：“翻译的东西总不如原文版”“学习原文版是参加世界革命要掌握的工具”。这纯粹是欺人之谈。

外语世界革命斗争的工具，要进行世界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童大林之流不但没有把学生压住，反而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直到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一九六六年，小学的外语仍旧在学什么“半只鸡一条腿”等臭玩艺儿。用这些东西怎么参加世界革命？

每当同学起来造反时，童大林和他的得力打手干将就破门而出，凶神恶煞到班上镇压，声嘶力竭地向师生狂吠：“你们学风不正！”“怕苦”“没有事业心”“没有甘当老黄牛的精神”。并强迫老师顶住，说什么：“硬着头皮干到底，出土才看两腿泥”。他们还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难道我们无产阶级就办不到吗？肯尼迪还让他们的学生研究中文呢？我们要和帝国主义争时

间。”学生们骂道：“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跟帝国主义争时间，明明是在跟帝国主义搞和平竞赛！”

六年来，以童大林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完全统治了景山小学，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外语教学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站起来造反了！当他们回忆起外语试验时，纷纷愤怒控诉，什么“甘当革命的试验品”分明是要我们做修正主义的牺牲品！他们大造阎王殿的反，把旧景山学校砸得稀巴烂，决心成立起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三、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的大学校，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都要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从来就是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的加剧阶级分化，扩大三大差别，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童大林等在景山学校试验的就是刘少奇的这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六年来，童大林坐阵景山、打着“教改”的旗号，大搞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为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骨干人材，对大批工农子女进行排斥打击，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什么：“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当厂长，车间主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按照主子刘少奇的腔调疯狂叫喊：“我们的毕业生绝不能成为象雷锋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如果都那样头脑简单中国就要亡国了。”“景山中学要出天才出专家，要培养一大批有名的大人物。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大作家”，“培养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国家干部的骨干，掌权的人”“培养县

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央委员、总理、领袖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要培养硬笔杆子制造舆论的人”，甚至歇斯底里地叫嚣：“培养不出马克思，培养出个希特勒也不错。”真他妈的反动透顶！

在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指导下，学校在《教改试验的几个问题》中明文规定：“各种教师都要注意发现在本门课程中有才能或者有天才的学生，精心加以培养……使他们的才能有充分发展的天地。”就这样，学校在学生中“拔尖”再“拔尖”，把拔出来的“尖子”视为“宝贝”“神童”，进行单独编班，精心培养，享受着各种特权。企图把这些人培养成骑在“低等人”头上的精神贵族。学校公开鼓励“尖子”走白专道路，公然鼓吹“不能怕专，不能因为红而丢了专，应该越来越好。……将来即使有些学生只专不红，但是只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也是完全允许的。”“原校长方玄初对九（一）班的‘五虎将’说‘你们是块好材料，好好干是有发明创造的’”。说什么：“你们尽管放心钻进去，（政治）方向错不了，错了我给你们纠正”。

于是学校提出“勤勉学习是共青团的一次战斗任务”，要团员事实带头学好功课“语文通过一关”，“数学要斩六将”，“外语要水淹七军”，要学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校不但为“尖刀班”配备数量多“水平高”的教师，还用大量外汇购买大批的原文版教科书，录音机，买价值高达 4880 元的熊猫牌收录机。陆定一、童大林之流，还感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不能尽快的实现。1965 年底陆定一在给童大林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制度，这样就安心了。”童大林之流为了讨好黑主子，于一九六六年 2 月份，在景山学校又开办了三个大学班即政治班（综合文科）化学班、英语班。政治班是重点，其他班是陪衬。现在以政治班为例，从他们培养目标和挑选人材来看童大林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如何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直接迅速地培养人材的吧。

政治班中 16 名学生是童大林亲自从高中七个班 200 多名学生中挑选出来的，16 人中工人出身者二人，干部出身者十二人，黑帮子女五人。挑选的标准为（一）笔杆子过硬。（二）有较强

的工作能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讲“政治班的学生收来是掌握笔杆子的，毕业后作农村基层领导工作”。“政治班学生毕业后可以当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妇联主任”。还说：“你们当中个别有才华的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嘛！”他们极力反对政治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公开对抗林付主席的指示，向同学们说：“学毛选要死学活用”号召同学们：“只要通读毛选四卷就行了”。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不难看出，政治班培养的人可以归纳为两种人：一种是掌权的，一种是掌握国家宣传机器制造舆论的。

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班就是要培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如果让他们培养的这些人去掌握大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出现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复辟！！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同学谈到这五个月来的思想变化时说道：“五个月来我认为自己已经不象一个工人子弟，到象个干部子弟了，小少爷作风在我身上有点影子了。多么危险啊！这五个月中他们根本不抓阶级斗争，不进行阶级教育，我渐渐有点儿忘本了，忘记自己是什么阶级的后代，忘了阶级苦，忘了血泪仇，发展下去，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由此看来，这样的政治班到底是什么货色？到底是突出哪个阶级的政治？到底是 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

“千道关，万道关，关关都是鬼门关，入景山学校比登天难”，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景山学校的评价。

童大林之流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资产阶级苗子视若珍宝，对广大工农子女却是打击排斥。六年来，从招生、升级、毕业设制重重关口，把大批工农子弟拒于大门之外。

第一道关：入学关

在童大林亲自审阅的“招生简章”中明文规定招生条件是：“智力发展条件较好，求知欲强，并有较好的生活习惯，身体健康，发育良好，无残疾及其他慢性病。”并从资本主义国家里搬来一套“智力测验”，对六、七岁的孩子考听力，口齿发音，认识汉语拼音，模仿外语发音，看相貌，

试灵敏程度，考唱歌、跳舞，观察走路姿态等，还要经过初试和复试等二关。凡是营养不好，或穿着破烂的孩子，不经考试就被淘汰，对工农子女还要调查家庭，灯光设备如何，兄弟姐妹多少，家长能不能辅导，有没有好的生活环境……等。更可恨的是有的工农子女符合了他们的“智力测验”只因家庭是工农出身，学校就千方百计地制造种种借口不予录取。

一九六二年从报考的 1300 儿童中招收 120 名，其中没有一个工农子女，而其中却有 40 人通过后门进入学校。

一九六三年，从十一个高级幼儿园选送来的 358 名“尖子”中挑选了 109 人，其中工农子女只有 2 人，仅占 1.8%。

六年来，该校共招收了一年级新生 907 名，其中工农子弟仅有 78 名，占总数的 8%。

相反，对一批有“靠山”有“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女则大开方便之门。反共老手吴晗的儿子要读书，一个电话就进了景山学校。

这种贵族学校的招生制度，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愤怒地质问：“景山学校是中宣部的子女学校还是什么学校？”有工农家长说：“这学校是培养高干的，我们的孩子他看不上。”有的说：“景山学校门坎太高，我们的子女登不上。”

第二关：调班关

学校借口：“要承认人的才能有高低，不能每个人都成为专家，”建立了一套毒辣打击排斥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的“制度”。他们把学生强行分成三、六、九等，把“尖子”集中编成为“试验班”，这是第一等人，剩下的编为“普通班”，这是第二等人，把所谓“学习差”“纪律不好”“又脏又笨”的学生及留级生凑在一起组成“收容班”，这是第三等人。不同的等级分别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和政治权力。在被视为上等人的尖子班里，工农子女少得可怜。有的只有一二名。有的甚至

连一个也没有，而被他们视为低等的收容班里，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这样幸运入学的工农子女被看成低等人，他们就是这样打击工农子女，压迫工农子女。

第三道关：甩包袱关

过了两天，所剩下的几个工农子弟，在这所贵族学校里，又面临着第三道关——甩包袱关。为了把“不理想的学生赶出学校，他们就乘升级和初中毕业之机，把工农子弟大批砍掉，还美其名目：“革命的需要。”革命教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的用意就是牺牲一大批，培养少数精神贵族。”连童大林之流也不得不承认：“把这些学生交出去为教改扫除障碍。”用心何其毒也！

1962年六年级275人只留下80人，195个被甩掉，同年级初三326个只留下38人，被甩掉288人（工农子弟131人，一般劳动人民子弟100多人），63年初三的300余人，只选拔了30人，其余被踢出学校。

六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建校时的1797人甩去1300余人，逐渐把工农子女排挤走，把一个原由工农子女为主体的九十一中和东高房小学组成的景山学校演变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贵族学校。

童大林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仅采用种种手段排斥工农子女入学，而且用种种法西斯手段，歧视打击迫害工农子女，剥夺他们的各种政治权力。

童大林之流把选拔出来的“尖子班”视为宝贝班，而把这第三种人视为什么“收容班”“破烂班”“普通班”和“收容班”的同学在政治上受歧视！每当“十一”“五一”等重大节日，学校嫌他们“脏”、“衣服破”，都剥夺了他们参加庆祝的权力，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学校，这些班的绝大多数同学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毛主席！他们对于我们工农子女歧视到了何等地步！

外宾来时，实验班的同学穿红带绿在楼下唱歌跳舞，而“收容班”“破烂班”的同学却关在楼上教室里，并派老师“看守”，连往窗外看都不准。同学们愤怒地质问：“我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实行集中营管制？”童大林在景山学校完全是执行的资产阶级专政。

劳动也分贵贱

试验班劳动，从来就是安排作木工，排字，而普通班只能打扫院子，扫厕所，抬煤球。普通班把挣来的钱交给学校，这些同学一般家庭经济较困难，学校不但不给以补助，反而将这些钱给实验班同学买钢琴、手风琴、录音机，给实验班同学买了大批书，实验班每人一本，而“收容班”，“破烂班”一共才给几本，真是欺人太甚！

残酷虐待

工农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差，有时交不上学费和书本费，学校不但不帮助解决，反而不叫同学进教室，迟交一天，罚站一天。有的同学不守“纪律”和老师顶撞，接连要罚站半个多月，四个墙角轮流站！

普通班同学和实验班同学打了架，便让普通班同学给实验班小孩鞠躬，一连十几个，且要九十度，其用心何其毒也！更令人可气的是“收容班”一同学跳了一次窗户，竟勒令他给窗户鞠躬十几次。

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啊！这就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下的景山学校！同学们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道：“进了景山学校好象掉进了火坑，这里不是我们工农子女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吃到了旧社会才吃到的苦头！”

现在我们彻底清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陆定一、童大林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行的时候了！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砸烂这个修正主义的温床！

结束语

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如何在景山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怎样对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陆定一、董大林之流高叫“要闯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这条“路”不是别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一条资本主义的路!景山学校走的就是这条路。

透过该校工农子女受到种种迫害的事实,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情景,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影。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影山学校欠下的一笔血债!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和平演变”后的“八·一”学校

“八·一”学校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产物,是最早推行苏修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样板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学校成了联动黑窝,联动思潮大肆泛滥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造成的恶果。

“八·一”学校的光劳历史

“八·一”学校原名“荣臻子弟小学”。属晋察冀军区领导,它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创建的。没有课本,他们就学单字,到边区政府教育处找刘凯丰借了两本书作教材。没有教室就在野外上课。没有桌椅,就用石块当凳子两腿当桌子。没有黑板使用锅烟子涂块墙壁代用,没有教具,

便到山上采植物自做。种地养猪样样都干，棉衣、蔬菜都可自给。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帮老乡送粪种地推碾子、为老乡演出文艺节目。

在河北平山古贤村的时候，一次敌骑兵偷袭石家庄，上级通知学校转移到八十里外。孩子们发扬三八作风闻风而动，大孩子背小孩子连夜行军。那时敌机经常来轰炸，大孩子就背着小孩子去防空洞隐蔽。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那时的孩子政治热情高，很能吃苦耐劳，同学之间相亲相爱亲密无间。孩子们学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老乡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是“小八路”。

革命老前辈也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徐特立同志还去给孩子们作过报告。这个学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接班人。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那时的干部子弟学校是贯彻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做到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但那时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黑帮分子罗瑞卿原为晋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就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反对学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次学校领导给他汇报孩子如何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搬石头打蒋介石。罗瑞卿勃然大怒，骂道：“你不要老讲政治政治的，孩子们将来要建设国家了，那时不打仗了。”

“和平演变”后的“八·一”学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八·一”学校搬进北京城。一年以后，军区花了一千五百匹布买下了“乐家花园”（即北京大资本家乐松生的花园）作为新“八·一”校址，从此以后，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八·一”学校逐渐“和平演变”，变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

一、领导权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

毛主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八一”学校一进城领导权就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篡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彭真、罗瑞卿、薄一波等不仅经常来校作“指导”，而且派出得力心腹直接控制“八一”学校。第一任校长边XX一进校就全面干净地抛弃了“八一”的光荣传统大搞“正规化”，胡说什么“山沟里的一套不能用了”。

第二任校长李玉章完全继承了边XX的衣钵。上任不久就立即下令把“八一”学校的校史展览拆除。把“八一”学校的光荣传统抛得净光。

付校长刘晓春毕业于国民党通州师范。醉心于古诗古画，是邓拓的得意门生。教员选择完全是量材录用。对教师调动频繁，通过“人工淘汰”选择他们意中的教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名利刺激毒害教师，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八一”学校落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后，就开始了“和平演变”。

二、贩卖苏修黑货

苏修“专家”在教育部做报告拍买凯洛夫黑货，边XX与刘晓春回来忠实传达。他说：要向苏修教育“一边倒”，“要跟上去”，“把八一办成第一流学校。”还污蔑道：山沟里那一套不能用了，要正规化。

学校组织教师到旅大“苏军官子弟学校”取“经”。请苏修专家崔柯夫和晋希金做报告。

五四年，还特地请来苏修专家戈林娜来“八一”做“关于苏修如何办好托儿所”的报告。戈林娜则大放其毒，胡扯什么“吃饭要放桌布、摆花瓶、使儿童养成文明的习惯，讲故事要使动物人格化。吃饭不用铁碗……”

所谓“正规化”实际上是全盘苏修化，全盘资产阶级化。

三、排斥工农子女

“八一”学校属军区干部福利科领导。学生入学要经军区组织部（后由干部部）批准。入学条件起初规定是团级以上子女方可入学，后因入学人数多，后又规定师以上干部子女方可入学。一般工作干部子女和广大工农子女就根本无权进入“八一”。

有的教员提出“八一”学校应向工农子女开门，李玉章竟说什么“贫下中农他们连被窝也准备不齐呀”，看他们把广大工农子女摆在什么地位！

为了装饰门面，十七年共招收了二个工农子弟，中途还被他们以种种借口给赶出去了。

本校工作的教职员工的子女因为出身既不是团长，也不是师长，照样也不能在“八一”学校上学。

“八一”学校完全成了高干子弟的乐园。

四、大搞特殊化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职权，把“八一”学校完全办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乐园”。

整个校园是由一个留学西方的工程师按照西方标准设计的。建筑面积达三万五千平方米，校园占地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校内有一个三十亩的果园，有奶牛场、动物园、花房。冰棍房，设备齐全的校医院，藏书二万八千册的图书馆。此外还有电影机一部，电视机七部，大小汽车六辆，摩托三辆，洗衣机三台，价值二万元的乐器一百八十八件，跳舞衣裙八百多件，大小沙发三十二个，各种医疗器械二千六百多件，各种球类一百九十二个……。

学生早晨起来先喝牛奶，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鱼肉蛋，饭后吃水果，午后吃点心。有的学生因为太胖或太瘦还要送医院疗养。

学生住的是“大观园”式的宿舍。园中有亭台楼阁，名花异草，假山古木供学生欣赏。

学生出出进进坐的是小汽车，有一天下午，接学生的汽车竟达三百多辆次。可见他们的生活特殊化到了何等程度！

此外学校还配备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侍候这些学生。全校共有职工三百零六人，平均每五个学生就要有一个职工为他们服务。保育员要给学生叠被子，剪指甲，拿草纸。学生出了事，不管什么原因，班主任都要挨整。学校教职工完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活动工具。

五、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除了从物质上腐蚀青少年之外，更毒辣的是以封资修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灵魂。

他们猖狂抵抗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不准教师向学生传达毛主席的“七·三”指示，有的教师把七·三指示写在黑板上，李玉章怕学生不好好念书，叫擦掉，他们还提出什么“思想积极，行动稳妥”能破就破能立就立的方针，实际上是抗拒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可是他们对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和陆定一的“两个互相溶化”，“两个传下去”的修正主义议论却大加吹捧，说是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们反对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学部主任吴燕说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无效劳动”，他们根据刘邓与旧市委的指示，强令学生解散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付校长刘晓春说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没有用，要求教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要对照黑《修养》。她还要师生每天练字贴，要学生进行文明休息，吹口琴，散散步，有空再学习毛主席著作。

提倡读古书，用名利思想毒害学生。他们宣扬封建的苦读思想，用古人苦读成名的小册子作学生的政治教材，向学生灌输成名成家思想，他们还让学生背《爱莲说》《桃花源记》《陋室铭》《捕蛇者说》等古文，他们不是教育学生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为人民学习，而是为了名利。他们

宣扬什么“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以此鼓励学生追求名利。有些学生竟把它当作座右铭写在铅笔盒上。

宣扬反动血统论：新教师一来，八一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向他们宣扬八一特殊，说我们的学生都是高干子女，解放军的接班人，在国际上是有名的。他多次给学生教师讲：“我们学校的学生是接班人的核心，是天生的接班人，是血统的接班人，长大以后要接爸爸妈妈的班”，还说“在我们的孩子中要出将军，部长、总理”，甚至恬不知耻地说：“那时我就成为总理的校长了”。他们还说：“枪杆子我们的孩子不去掌握谁去掌握，科学尖端我们的孩子不去搞谁搞。”

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他们经常用当劳动者来恐吓学生，而不是提倡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们说“X X X不好好读书现在升不了学，后悔也晚了”。校长李玉章常对学生说：“你们不好好念书，将来有你们哭的日子。”

六、鼓吹白专道路，追求“四个第一”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狂热地追求“四个第一”，即智育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第一、考好学校第一。

智育第一：他们一直抹杀学生中也有阶级斗争，完全否认学生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一味强调读书，在晚自习时，不让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同学复习功课。他们主要抓语文、算术，其他课认为是附课，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文章，甚至毛主席著作也当作知识去教学生，而不是当作革命的武器。

分数第一：他们先提出每班达到平均 95 分到 98 分为教学指标，后来又提出超过平均 95 分到 98 分。这对教师和学生都形成压力。他们尽一切办法刺激学生追求分数。如发金、银质奖章。有一年一个班考试平均 98 分。让他们到军区报喜。评优秀班集体从不提突出政治，而以成绩为

最主要条件。有一年，海淀区中学考试，共考了十八门，其中有十五门是八一学校得了第一名，谁成绩好进行广播表扬或登光荣榜。

升学第一：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升学。要求达到 100% 的升学率。毕业班的工作是压倒一切的。

第一届初中毕业生里，为了打响第一炮，把历史、理、化、生物、外语停了半年，用来突击数学与政治，另外还用“抱娃娃”的方法，从军区调来文化教员，一个包一个，保证使这些学生能升学。

八一学校五届初中毕业生都是 97% 升了学，升不了的就留下年再考。

校长李玉章对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曾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对外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对内是一颗红心（应读作一颗私心）一种准备（升学）。”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我们的孩子是“血统的接班人”，是“接班人的核心”，要让他们“接爸爸妈妈的班”，不能让他们去“卖酱油醋”。他们说，“上山下乡是给那些出身不好的提的”，“科学尖端你们不去攻谁攻”，“出身好的不升学谁升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影响之下，有的教师在上课指着外面扫地的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就象门外扫地的那样。”

考好学校第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仅不让学生上山下乡去劳动，而且不愿学生去考师范学校，他们认为当教师没出息。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为了使 100 多初中学生升到理想的高中，他们还在国家考试时弄虚作假，有的教师在考试时临场指点。

七、宣扬活命哲学

刘晓春说：“我们学校不仅是北京而且是全国的高干子女学校，我们学校不能出问题，否则很快就传到中南海去了。”

学校当权派怕学生发生人身事故，不让学生爬山，滑水，游泳，搞国防体育（跳伞、射击）。

六五年，毛主席畅游长江之后，学校不得已，组织了少数学生到颐和园去游泳。怕出事故，主任以上都去保护，又从航海俱乐部借来橡皮船和救生圈还有担架，保护人比游泳的人还多，兴师动众，影响极坏。为了便于保护，后来花了 75000 元钱，修了一个游泳池。初中学生十五、六岁了，平时不让擦楼上玻璃，怕摔坏。有一次外宾参观，事先罗瑞卿派了一排解放军给他们擦玻璃。

八、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恶果

八一学校的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要革命，坏是极少数。但是受到资产阶级特权思想和封建的反动血统论的毒害的则很多，在不少学生中有“自来红”思想，有优越感，瞧不起别人，瞧不起劳动人民。

有一些学生追求名利思想很严重。例如一个学生在废兵役证上填上“坦克兵元帅，每月薪金 700 元”，学生杜 X X 对同学说，若干年后你就可以成为天安门前的阅兵司令了。

有的学生违法乱纪，平时打骂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死一个工人，把一个农民小孩的牙齿打掉一个。

有一些学生傲视劳动人民。八一学校的工人反映：他们用手掏厕所，有的学生嫌他们脏，骂他们臭德性，有的捂着鼻子，甚至这样说：“你们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没有我们，你们干嘛！”饭若有点不好，就骂炊事员。还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爸警卫员比你强。”有的骂保育员是夜猫子（保育员夜里值班、看护他们，却遭到了谩骂。）

有些学生浪费、损坏国家财产很严重，馒头成筐丢掉，肥肉往桌上扔。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得更加严重。电影机被砸毁，五部电视机被拆掉，上百的垫子被烧掉，几千元的标本室被毁掉。

八一学校成了“联动”的黑窝。有几十个联动分子。有不少反动头目是从八一学校出去的，如贺鹏飞、赖锐锐、陈小伦、董良阁、姜晋南、赵占平、项东平、陈小香、杨安军、郝小平、郭济玉都是从八一学校毕业的，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的一些头头也是从八一毕业的。

结束语

“八一”学校解放前后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和平演变”的反面教材。无产阶级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资产阶级也要寻找自己的后继人。学校就是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教育阵地。培养千千万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美梦彻底破产。

看，刘少奇的黑手，是怎样拉着育英小学“和平演变”的？

刘少奇黑手伸入

育英开始变颜色

北京育英小学的前身，是中直育英小学，原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领导。于1948年，建立在解放区——河北省山县夏东峪山沟里。当时仅有学生109名。全校师生，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过着艰苦的战斗和学习生活。

全国解放后，育英小学迁到北京。这时，刘少奇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给他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便千方百计地把黑手伸进教育阵地，也伸进了育英小学。

在刘少奇的背后支持下，黑帮分子杨尚昆亲自出马，窃据了育英小学校董会董事长的职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中直党委副书记曾X、刘XX、刘X等，都是育英小学顶头上司，直接参与和领导学校工作，控制、独揽学校一切大权。当时，学校的党团工作，各种工作计划，规章制度，人事安排，干部调动，财政开支等等，每学期都要上报中直党委，由杨尚昆、曾X等

人审查批示。杨尚昆深知办学的重要关键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他于 1950 年曾下令：“要找一个懂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办学。”在他的黑批示下，通过黑帮分子，大叛徒安子文所把持的中央组织部，选中了韩 X X 这样一个“懂教育”的忠实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革命主义分子，把韩从中央组织部调到育英小学当校长，并被选为中直党委委员。

从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黑手，便通过这些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伸进了育英小学。育英小学也就开始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

挥霍浪费一心建成“世外桃源”

富丽堂皇苏修海校望尘莫及

育英小学校舍的修建，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顾国家的困难，肆意挥霍浪费，一心要把育英小学修建成让青少年和平演变的“世外桃源”。由杨尚昆亲自指挥当时的副校长孙 X X，大兴土木。楼房建筑，力求富丽堂皇，地面用花砖、水磨石和地板铺设。除教室、宿舍外，还有大礼堂、体育馆、仪器室、资料室、成绩室、保健室、理发室、玩具室、洗澡房，洗衣房等。所有这些，都有风雨走廊连成一气，使学生一点也受不到风吹日晒雨淋寒侵之苦。他们从外地订购几百张钢丝床，几百个单价 20 元一个的棕床垫，成套的苏式课桌椅。他们还从南方运来马尾松和龙松，校园内绿树成荫，杨柳成行，还有喷水池，几十亩果园、花房、动物园。一所小学如此的奢华和富丽，使曾经到这里来参观的苏修专家都惊叹地说：“比我们苏联的海军学校还要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让这些少年儿童在“柳暗花明”的“世外桃源”里，在这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温室”里，脱离社会，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被资产阶级侵蚀、俘虏。

养守处优，腐蚀多少少年

一场春游，引出如此奇闻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他们那反动“血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对学生大搞特殊化，使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黑帮头子彭真就说过：“不怕我们的儿子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XX也曾说“我们这里都是中央委员、将军的儿子，他们都是豆芽菜，嫩得很，出了问题我们不好交代，负不了责任。”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韩XX，欣然领会主子的授意，他也跟着鹦鹉学舌地说：“老子打天下有功，儿子就应当照顾得好一点。”他竟然荒唐地提出“安全健康，保证教学为我校的教育方针”。又抛出“在安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教学，在严密护导下开展活动”的黑指示。公然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相对抗。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简直把育英小学办成了一个贵族式的学府，把学生当成“公子哥儿、少爷、小姐”来精心护理、百般照顾。“只要学生长高了、增磅了、学生满意、家长放心、我们的工作也就做到家了”。这就是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对学校工作的极端错误的出发点。他们让学生睡钢丝床，上面还垫着棕垫。吃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为怕学生减磅，很少让学生吃机米，经常吃的是小站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买高价点心，糖果给学生吃，偶尔吃窝窝头，还要放上大量的枣，糖精和桔子汁。在生活上，由班主任、生活老师、保育员对学生“全面负责”，精心照顾。吃饭，有人给端上、分好；洗脸洗脚有人催，衣服脏了有人洗；缝衣针扣有人做；回家返校，有大小汽车接送。学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就这样，学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忠实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迎合一些家长的心意，还唯恐对学生照顾不周，生怕“不安全”、“出事故”。组织学生春游，必须坐大面包车，认为这种车较安全。出发以前，先派人侦察地形，看路上要拐多少的弯，过多少桥，察看路基是沙子的还是泥土的，还要数一数沿途有多少交通岗。认为交通岗多的路线才安全。还要派出接待人提前到达春游地点。春游时，学生爬山怕摔着，还让学校工作人员从山下到山上排成一行，保护学生。学生下水怕淹着，要先用竹竿量量水的深浅，计算一下水的流速。看，这是多典型的“保命哲学”！

学校里生活这样优秀，待遇如此特殊，有些家长，还不满足，还要来个“锦上添花”。还提出那样那样的苛刻要求。有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儿，从外校转入此较，这个黑帮分子的老婆，借口女儿是第一次住宿，要求班主任每天早上八点钟用电话向她汇报，她孩子晚上是否尿床了。有一个家长，要求班主任每晚给她的孩子做按摩；又一个家长，每天派保姆来给他的三个孩子送牛奶、苹果。有的家长提出自己的孩子要住小宿舍，不住大宿舍；黑帮分子X X X的老婆在安排自己孩子的床位上提出：夏天要靠近窗子，凉快但不能被风吹着；冬天要靠近暖气，暖和，但不能被暖气烤着。

试想，在这样“世外桃源”似的环境里，过着这样养尊处优的特殊化的生活，怎么能够培养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刘少奇这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心要使我们的第二代和平演变，一心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从这里，不也看得清楚吗？

这个员那个工，浪费多少人力

一比七与一比二十，这是多大差距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在育英小学推行其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不惜违犯国家的人事分配制度，滥用职权，大走后门，从各处调来大批的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设置繁杂的机构，造成人力浪费，机构重迭。在这所仅有 800 多名学生的小学校里，就有 120 余名工作人员，平均每班有六个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工作人员和学生比例为一比七，而一般小学，则是一比二十。在这大量的工作人员中，除领导干部、教职员而外，还有保育员，炊事员、公务员、打字员、理发员、洗衣员、医生、护士、水电工、花工、锅炉工、木工等等，除此以外，每年还要招些临时工整理果木和园地。当别人提出，在这里人太多，调到别处工作时，胡说什么：“这与一般学校不同，我们要办‘机关式的学校’”。象这样一所特殊化的小学校，每年都要耗费惊人的国家资财。工资的开支不算，仅房产税，每年就要上交五万余元。在这个学校里，一个学生

一年所需要的正常经费除家长负担部分之外，国家平均每个学生每年要补贴二百一十四元六角，而普通走读学校，国家平均对每个学生的补贴只需要 37 元。这是何等的悬殊！

全盘照搬模仿苏联

修字黑货大肆泛滥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英明指示，而主张“全盘地，系统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并胡说什么“先搬过来再说”，“先教条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刘少奇的黑指示下，黑帮分子杨尚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韩 X X 等，积极行动，大力贯彻，要使育英小学成为学习苏联的典范。曾带领教师到北京的苏联小学去参观。杨尚昆亲自批准韩 X X 带领教师去旅大苏联式学校去参观学习，回来后，韩 X X 就亲自做观摩教学，推广苏联的“五个环节教学法”。当时学校里从教学到课堂教学，到五级记分制，全是苏修那一套。他们还请苏联专家和德国专家来学校亲临指导。杨尚昆来指点韩 X X，大抓对苏修教育学的学习，什么《凯洛夫教育学》、《岗察洛夫》、《叶西彼夫教育学》、《马卡连柯教育学》、《苏联新道德教育》、《综合技术教育》、《我的儿童教育工作》、《女教师笔记》、《各科教学法》等等，都列为教师的必读之书。甚至连课堂桌椅，也追求苏修式的。一时间，苏修的黑货在育英小学大肆泛滥，不知坑害了多少教师和少年儿童。

兜售封、资、修黑货千方百计

制造修正主义温床煞费苦心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便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曾罪恶地发出“小学不提倡、不组织、不领导学习毛著”的黑指示。在他们的支持下，学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胡说什么“学生年龄小，学不懂，每周只学一、两条语录就行了。”

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传播，污蔑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校园里，看不到毛主席语录，教室走廊却挂满了洋人、古人的画像。

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们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是一心要把学生培养成只专不红、脱离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强调智育第一，鼓吹成名成家大肆贩卖封、资、修的黑货。黑帮分子杨尚昆曾对韩X X说：“抓生活和健康不是长远的办法，要抓点学习。”于是韩就拼命大抓教学，提倡智育第一。他们一方面鼓励青年教师大抓业务，说什么“业务好了，政治也就好了。”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用“名牌教师”“提级增薪”去腐蚀青年教师。一方面，又鼓励学生，大抓学习，通过“升学”这条渠道，达到成名成家。为了宣扬成名成家，韩还亲自写小说《二千里行军》，鼓吹“一本书主义”；为了宣扬成名成家，他们绘制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发明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象，作为学生追求的样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贯彻他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现其资产阶级教育目的，让学生通过“升学”的渠道，为成名成家而奋斗，他们就拼命追求升学率，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欺骗国家，欺骗人民。每年毕业班，都是提前一个多月就把“副科”停止了，而专门复习作文和算术，让学生加班加点，为分数拼命。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把学生塑造成他们所理想的资产阶级接班人，甚至对教学环境的布置，也煞费苦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在1952年和韩X X专门交谈中，指示韩“校园内一切动物、植物、花草、树木都应该分种分类，挂牌子，经常让学生看，丰富知识。”还说：“地理模型可以搞大一点嘛，学生看了记忆才能深刻。”又说：“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盖棺论定的文学家、科学家，可以搞人物象和人物传。”他还建议在课外阅读中让学生读《爱的教育》，说这本书可以培养“同情心”和“人道主义”。韩X X对胡的指示奉若圣旨，立即身体力行，于是育英小学里大忙一阵，做了半间屋子大小的地理模型，做大地球仪，专请师大美工系绘制大型历史挂

图和历史上的“名人”肖象。于是洋人古人，充斥了教室走廊。后来胡乔木还亲自到学校检查这项工作的落实，他还不满意地批评说：“你们办是办了，但是办得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千百计来设计和制造修正主义的温床，来让我们的革命后代，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其用心，何其毒也！

刘邓教育路线罪恶滔天

青少年受毒害一言难尽

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育英小学，十七年以来，积极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育英小学成了腐蚀坑害青少年一代的“危险乐园”。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在育英小学上学的高干子女享受种种特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奉行其主子的旨意，把他们培养成“血统的接班人”，从政治上，生活上，教学上加以百般照顾，精心培育，相反对工农子女和一般干部子女却不择手段地进行打击，排斥。一九六五年育英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着“学校面向工农开门”的幌子，招收了学校附近公社的几个孩子上学，后来这几个公社的孩子竟也都被他们以“成绩不好”的借口赶出育英小学，在处理降班学生问题时，一般干部子女成绩稍差一些，要降就得降，一降三年也没什么，而高干子女就一个也不能降，总要想方设法“带上去”。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育英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力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和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因为“怕出事”从来不敢组织学生下厂下乡劳动。这样，学生长期脱离劳动，逐渐产生了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

有一个学生不愿意完成每周分配给他的打扫教室的义务劳动，竟拿出一角钱给另一个同学，要他代为打扫。

有的学生自视血统高贵，鄙视工农和一般教师。对一般教师说：“你挣的钱还没有我爸爸的零头大！老师住的宿舍还没有我家里的地毯大！”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爸爸是大象，你是蚂蚁，

蚂蚁怎能和大象比”！有的学生到了农村，看到农民的房子就说：“你们的房子还没有我们厕所亮”。非常鄙视劳动人民。

总之，育英小学这所在战火纷飞年代诞生的学校，自从刘少奇黑手伸入以后，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成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苗圃。育英小学演变，使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为满意。刘少奇之流把育英小学视为珍宝，当作全日制小学的样板。黑帮分子杨尚昆曾得意地说：“学校办得不错嘛！谁说我们的学校办不好，换一个校长，不是办得很好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晗在参观育英小学后也说：“全国的学校都办成育英这样就到共产主义了。”

但是，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兴的太早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碎了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风雷起，修正主义温床风雨飘摇

鬼蜮怕，求主子出来打气撑腰

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在育英小学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特殊化，早就遭到学校的革命的职工，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家长和社会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不满和抵制。正当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们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就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尖锐批评。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XX赶紧在黑帮分子杨尚昆召集的研究学校工作的会议上向主子求援，杨马上给韩打气说：“房子已经盖了，东西已经买了，非拆不成？”并表示给韩撑腰：“这些都是我批准的，钱花了多少我可以检查嘛！”他们不但置广大革命群众于不顾，而且变本加厉地在这次会上，作出了大抓吃穿住，进一步大搞生活特殊化的黑计划。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攻击“三反”、“五反”运动中，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育英小学推行的修正主义，又一次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冲击。这一次，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韩 X X 吓慌了神，他“感到精神负担很沉重”，惶惶不安。就在这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从幕后的支持，跳到台前指挥，赤膊上阵，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见了韩 X X，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刘少奇为韩打气，说什么“凡是做一件好事，总是有人反对的，要顶住，不要怕反对，要按照一定的教育原则办学。有意见可以打官司，一直打到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正是刘少奇的忠实爪牙董 X X。很显然，刘少奇是借用职权，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对。在这次黑接见中，刘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也竟然恶毒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她说：“不仅外面有人反对，就连中央也有人反对，最近人家还攻击很厉害！”就这样，刘少奇，王光美，为这个反革命修正义分子韩 X X 打了气，鼓了劲，撑了腰，使他“怀着不平静的极其兴奋与鼓舞的心情走向学校”，更加卖命地为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报答刘的“光顾”与撑腰之恩。

在这次黑接见之后，育英小学更变本加厉地朝着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滑去。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迅猛异常地冲垮了被资产阶级所盘踞的一个又一个的顽固堡垒。在这滚滚洪流的冲击下，育英小学这个被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支持下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的阵地，也更加集中、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正是由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少奇的支持下，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大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兜售封资修黑货，宣扬“自来红”和反动血统论，大搞特殊化，加上学生家庭特殊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影响，这就严重地培养了一些学生的“特权思想”。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许多学生很容易接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大骂“狗崽子”，大搞武斗。在育英小学

的一百二十多名工作人员中，被打的就达 50% 之多，被打入“劳改队”的，就有十五、六名。他们都是—般群众。他们对被打入“劳改队”的人，不仅肆意打骂，而且还施行种种迫害和污辱，让他们喝泥汤、唾沫、吃烂水果渣、吞鸡蛋皮、吃虫子、让他们互相打嘴巴、相互辱骂，让他们为学生洗衣、刷鞋、倒尿盆，服各种劳役。—些学生，毫不顾及无产阶级的国家法纪，大肆抄砸和勒索，使国家财产和教职工的私人财产，都遭到严重损坏和损失。体育馆、保健室、仪器室、音乐教室、图书馆、成绩室、资料室、队委会，……都被砸毁，两万多册图书，损失了绝大部分；钢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胡琴、留声机、唱片（200 多张）都被砸毁。其他，教学设备也损失严重。有的以破坏公物来取乐，竟在五分钟内打碎二十八块玻璃。大小库房多次被盗，连教职工宿舍也不能幸免。二十多名普通教职工被抄家，有的被抄砸十五、六次之多。他们把抄走抢走的钱财，手表、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料子裤、皮鞋等据为已有。

有的学生，借“革命”之名，任意挥霍国家财富，满足个人享受，他们向公家大量借款，向公家报销种种不合理的开支。有的借条上还写着“如不借给，格杀勿论”！画着骷髅，来进行威胁。据统计，他们借款已达—千多元，报销的开支达八百多元。

反动的“联动思想”在育英小学泛滥。有的为“联动”站岗放哨，给“联动”送东西，配合“联动”抄砸革命组织的办公室。当社会上，广大革命造反派围抄“联动”的时候，有一部分学生便同“联动”站在一起，叫喊“联动就是好，联动是高干子弟的组织”。大骂“三司坏”“三司是混蛋”，并且攻击中央文革，谩骂驻在我校的参加了抄“联动”的解放军。

在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统治学校的日子里，不仅许多革命教职员工遭到迫害，而且—些革命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学，也受到种种歧视和污辱。但是，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们坚持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更加怀念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终于，无产阶级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攻的时刻来到了。

林彪同志在去年十月—日的讲话，敲响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

刘少奇，这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被揪出来了！刘少奇伸进育英小学的黑手被抓住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目前，育英小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和全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投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誓把刘少奇的黑《修养》批倒、批透；誓把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彻底斩断刘少奇伸进育英小学的黑手，彻底挖掉刘少奇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根子。要把育英小学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阵地！

十一学校调查报告

十一学校是高干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十几年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互相勾结，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十一学校变成一所条件优越，待遇特殊的贵族式的学校，变成了刘、邓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的基地。

培养精神贵族的“乐园”

十一学校建于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前辈出生入死、该让后辈享享福了”的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办。

十一学校选择的是“家庭出身好、有条件培养”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女，而把普通干部子女、广大工农兵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就连该校的教职工子女也必须到校外上学。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里，高干子女是“天生上学的，不是劳动的。”

为了修这所九百人的高干子女寄宿学校，投资竟达 400 多万元，一切设备高级豪华。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校园占地二百五十亩，楼房建钢筋水泥，瓷砖铺地。每米造价高达二百六十元。

学校内有容纳一千一百多个座位的富丽的大礼堂。有六十多张病床的“小医院”，有水磨石铺地的大饭厅。有水晶宫似的图书馆。学生宿舍楼内有从上海订购的千张高级钢丝床，从湖南买来的高级棕质床垫，还有机器洗衣房，理发室、汽车、花房、果园、喷水池。以及供学生玩乐的动物园。校园内种植各种各样的花木，四季常青。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八、九年。“和平演变”就在这里发生。学生生活特殊。学校最初几年，每月伙食费十四元，鸡鸭蛋肉不断，每顿饭两个菜，一个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使学生不受“苦”，还设法从各地弄到黄豆一万斤，鱼一万斤及大量的糖和黄羊肉，甚至连战备储存的海带也弄到一万斤。

学生由保育员全面包干，精心照顾。五年级以下的学生吃饭分菜有人帮，保育员帮洗脸，洗澡。缝衣钉扣有人管，衣服脏了有人洗，回家返校汽车接送，有时接送学生的高级轿车竟在学校里停不下还要调两个交警指挥。

在这样的学校里，一个学生一年经费达三百六十元左右，而普通走读学生则每年花费三十七元。两者相差何其远也。

学校编制庞大。现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而领导人员、教职工达到二百四十多人，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比例是七比一（开办初期，曾是三比一）而普通学校则是四十比一。

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几十年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极力推行刘、邓的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在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下，他们只关心学生升学问题。他们公然声称：“他们不同于工农子女，他们不升学谁升学，他们不升学让他们干什么去？”“学校有这样好的条件，学生考不上学，不好交代，要打屁股的”。

为了升学，毕业班不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体育活动，甚至连平日劳动也取消了。平时，学校没劳动任务，更谈不到到农村、工厂去、参加劳动锻炼，有时在校园里种花草，也不过是应付一下。

有的学生主动地帮助保育员擦地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在大会上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保育员说：“你们知道这些孩子是干什么的吗？怎么是干这个的呢？”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学校开办初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参军”为名骗来一批十四、五岁的女青年，专做学生的保姆，要这些十四、五岁的女青年服侍这些学生。甚至要年纪轻轻的保育员给十四、五岁的学生洗澡，有的孩子不让保育员洗，而当权派却大骂保育员：“照顾学生不热心、不周到”。保育员在这所学校成了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工具。

这种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产生的严重恶果

学校从小就受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毒害，逐渐滋长了特权思想。

他们经常比爸爸妈妈官大小、比吃比穿，狂妄自大。有的打碎了玻璃，别人批评他时还说：“我爸爸有钱”。据统计 64 年 - 65 年的一学期之内，全校损坏的玻璃就达 34 箱半。

有些学生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骂工农出身的学生是“小市民”、“土瘠”，而自己则血统高贵得很。

该校学生赵小曼，偷盗成性，某学生问他：“你敢杀爸爸吗？”他说：“逼急了，就敢杀，逼急了毛主席也敢杀。”可见思想是何等反动！教师要求开除他，但是上面的根子硬，后来被送新疆建设兵团。

还有些学生平常胡闹，在他们看来，闹得再厉害，最后也只不过到建设兵团，实在不行，找个后门还可以参军。

由于长期脱离工农，脱离阶级斗争，所以根本培养不出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有的学生看表现劳动人民受地主压迫的影片，不但不同情不愤恨，反而说：“这是小说加工”。有的竟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加模仿，学西方电影里的阿飞。

综上所述，“十一”学校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温床。在这样的学校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保证我国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必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彻底砸烂这个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

芳草地小学调查报告

一、修正主义的建校方针

1.入学条件

芳草地小学于一九五六年建校，原名外交部干部子弟小学。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外交部干部子女，区委机关、工厂企业干部（厂长、书记）子女，市卫生局、教育局、园林局、财贸统计局等干部子女。一九五七年转交地方后收了一部分附近的工农子女。干部子女（310人）大都住校，其中外交部干部子女93人；工农子女（300多人）全部走读。原规定住校条件是：父母双方在外工作，家里无人照顾的可以住校。实际上很多干部子女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就拉进来了。有个学生苏华说：“学校向工农兵开门，工农兵哪里住得起，最后还不是咱们干部子女！我们有钱！”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分别编班，而把“好学生”（标准是长得好、穿得好、吃得好。）挑选到“国际班”，精心培养。

2.人员编制：

五六年办校时，学生190人左右，教职工人员达25人，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为1：8，至六七年，学生达600多人，共十八个班，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为1：7。而普通学校为1：40或1：50。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教师分成等级，将所谓“管得住学生的，穿得好的”教师挑选到“国际班”，如果没有就向外借。对于教得不好，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调走。老师生活是最低的，什么权也没有，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眼里，他们是拿钱雇来的，打扫卫生是应该的。

3.生活条件：

学校环境非常优越舒适。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吃的是细粮，白面、鸡鸭鱼肉。由从国外回来的厨师给他们做饭。每星期六由生活老师给学生梳洗打扮，下午家长坐着小汽车陆续到校，把他们接回家去。

学生伙食，量足、样多、质量好。偶尔吃点放糖的枣窝头，有的学生还破口大骂：“又他妈的吃黄金塔！”因此，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在困难时期，每天还要吃到超过定量的糕点、水果。近几年，伙食费还逐渐提高，但有些家长和学生仍不满足，部分学生还要订牛奶，吃营养品。有一个班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吃营养品。甚至个别学生每星期一回校从家里带来整个的熏鸡，满口袋的糖果、葡萄糖、鱼肝油，还带着在课堂上大吃。

学生在生活上由生活老师全面负责，精心照顾。吃饭时生活教师把盛好的饭菜放在桌子上，吃一碗，盛一碗；生活老师还要做到“四快”（眼快、手快、腿快、嘴快），稍有一不快，就要挨骂。学生的碗筷也由工作人员洗刷。平常洗脸洗澡有人催，甚至还要老师洗。缝衣钉扣有人管，衣服脏了有人洗；小病有医务室，大病有人陪送到医院。有的学生连吃橘子也要由老师剥了皮。建校初期，个别学生因为家长在国外工作，星期天不能回家，学校就派几个老师陪着学生坐小汽车到动物园去玩。

学校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世外桃源”，学生在校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生活。但有的家长还嫌不满足。X X X家长说：“你们尽给学生白菜帮儿吃，我的孩子在家里连白菜心儿都不吃。”

在这种修正主义的办校方针下，干部子女享受着种种特权，广大工农子女受到了排斥，甚至连厕所也分成两等；干部子女的厕所不准工农子女使用。两相对照，足见干部子女的特权享受达到了何等地步！

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芳草地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住校生说：“学校三座楼，你们占了两座半，今后，全部是你们的，还不好好学！”对教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干部子弟，得好好教。”“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老革命，长大了要接爸爸妈妈的班”。他们就是这样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改造干部子女的思想，极力把干部子女培养成血统的接班人。

他们还提倡资产阶级的所谓“妈妈式的教学”——“要象妈妈一样地照管学生。”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芳草地小学提倡白专道路，追求三个第一。他们以教学任务压老师，以作业压学生，以考试压学生，一天要上九节课。另一方面，家长也对学校施加压力，住校生每天有晚自习，但有的家长嫌学习时间不够，题目出的不难。为了让自己孩子考上理想的“好”学校，每天晚上要把孩子叫回家去，增加学习时间，甚至有的家长要求教师每星期给孩子增加两篇作文。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忠实地按某些家长的意图办事。如：五年级有一个学生，还未毕业，家长为了试验一下孩子的水平有多高，强行要求学校批准他的孩子参加升学考试，结果考上了一个普通的中学，家长很不满意，为了让孩子考上“一〇一”等“第一流”的学校，又将孩子送回学校，继续上学。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用种种物质的办法来引诱学生追求智育第一。如每学期给学习好的学生颁发奖状、奖品，也不管学生的思想品德好坏。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味追求学校的升学率，每学年末精心安排毕业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为毕业班让路。提前一个月就结束毕业班的科任课。为了增加复习时间，不让学生参加劳动，不过少先队的活动，甚至连一周一次的校会也不让参加。当权派对青年教师施加压力说：“学校的希望就寄托在住校班的身上，考不上第一流的学校可不行。”这样的结果，干部子女都能保证升入到满意的学校。个别的学生虽然毕业时成绩不够XX学校录取标准，但通过内线可以进入这个学校。由于智育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学生只知道埋头读书，对国家大事置之度外；使学生对待毕业问题不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而是“一颗私心、一种准备”，想的是读书，升学、搞尖端、当官发财。

3.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劳动。

芳草地小学根本没有把学生参加劳动锻炼放在重要位置。学生在优越的环境里生活，只是埋头读书，什么劳动也不参加。有的学生积极要求参加劳动，主动帮助教师打扫厕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骂生活老师：“你们什么都让学生干了，你们干啥？学生到厕所得了痢疾怎么办？”他们借口“学生小，父母又不在家，去劳动碰坏了不好办。”从来不让学生参加劳动；他们对参加劳动有“四怕”：“春天怕得传染病，夏天怕中暑，秋天怕风吹，冬天怕寒冷。”甚至连春游也不组织，怕学生“碰破皮。”

三、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在芳草地小学的后果

1.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有些学生对劳动人民辛辛苦苦收下来粮食毫不爱惜，成盆成盆地倒掉了；一些学生用菜打架玩；有个别学生不爱喝菜汤，把菜汤往老师身上泼，把不爱吃的肉往房顶上扔；有的学生打坏了学校的玻璃，损坏了床铺，还说：“我有钱赔”！

2.小偷小摸事件不断发生。

一些学生小偷小摸的行为很严重。据统计，有一个班共有男生 20 名，只有 3 个同学没有发现偷窃行为，其余都不同程度的偷窃行为。

3.目空一切，鄙视劳动人民。

据革命师生揭发，芳草地小学有些学生认为自己出身好（革军、革干），常在一起比吃比喝，比父母官大小，钱多少，比家庭设备好坏。X X X 学生对老师说：“我爸爸盖一个章就枪毙你！”有个学生说：“我爸爸还管着咱校长呢！”学校里经常出现破口大骂老师的现象。一些干部子女学生对一般劳动人民子女极不尊重，嫌他们“脏”、“笨”、“难看”。学校成了住校生的天下，他们可以任意欺侮打骂走读生。

1.腐化堕落，思想变坏

有个学生父母都在某电厂担任领导工作，因为他怕人家说他的父母官小，欺骗老师同学说：“我爸爸是付市长，妈是党委书记，我跟爸爸妈妈都能坐小汽车。”他看到有的干部家里有电视机，怕人家说他家里没有，就撒谎说，他家里也有电视机。他还要别人替他人打水，当马骑，叫他“孙二爷”。

有个学生卢 X X，用糖果拉笼一批小孩，自称为头头，让这些人去打别人。问他为什么想当干部，他说：“当干部钱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将来当干部穿皮大衣，骑摩托车……”

有个学生借给同学一毛钱，要同学还他两毛钱。

有的学生不愿看阶级教育的红色书籍，却在小说中寻找低级趣味。

有的学生说：“刘文学真傻，因为一把辣椒死了，多不值得！要我就先向地主投降，然后再逃跑。”甚至有极个别的学生产生反动思想，特别羡慕从国外投诚回来的敌人，说：“我将来去投诚蒋介石，也给我一大批钱，穿着大皮靴，跨着大洋刀，多威武！然后我再投诚回来，又给我一大批钱，这样我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了，也花不完。”

芳草地小学是刘邓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统治的一所干部子女学校,在这学校里,青少年受着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毒害。这样的学校制度就是要把它彻底砸烂!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